

电视连续剧《纸风筝》编剧原创小说本

王磊 著

我是一只

风筝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长篇小说

王磊 著

我是一只风筝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是一只风筝/王磊著. -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1.8
ISBN 7-5075-1203-7

I. 我… II. 王…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2773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800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 <http://www.hwcbs.com>

电子信箱: webmaster@hwcbs.com

电话 (010) 83086663 (010) 66035914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国防印刷厂印刷

大 32 开本 11.75 印张 280 千字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6000 册

定价: 18.80 元



序

我是一只风筝

我坐在落地窗前，望着外面宁静的草木，一切都是崭新的。活着多好！我发觉人世间的任何磨难都是美丽的，那些莫名的伤害、无望的期望都是可爱的，它们的背后必有一丝甜甜的滋味，只是被痛苦包裹得太深，不易尝到。在我暂时告别人世的时候，却陡然间品尝到了！

我在等他来，来接我上手术台。虽然他对这次手术总报以轻松的笑，他已经等到了最有把握的时刻。我却知道，我的再生仍然是不能确定的。我的心脏是医疗档案中的一份奇迹，改造它的手术，也将成为一份奇迹，或是奇迹中的失败。但我一点都不怕，我坦然极了，而且对今天期盼已久，无论是再生还是死去，对我，都是一种幸福。

我听到了外面的脚步声，还有活动病床的轮子滚压地面的声音，很轻，带着淡淡的回响。他出现了，一身淡蓝色的衣裤，神圣又恐怖，外面披了一件白长衫，风带起宽大的衣摆，飘逸极了。他麻利地将活动床并靠在我的床边，然后，摘下口罩，露出坦然的笑，于是，整个房间被他的笑照亮了！

“别害怕，你不会感觉到疼。”

“我没怕，我在等。”



“等你恢复了，我们回家。”

“好，如果我能醒过来。”

“肯定的，我保证。死神怕我。”他那么坚定地望着我，似乎要把那坚定植入我的身体，永不摘除。我们相互凝视了很久，以那种平时不敢有的方式，我知道，我们都有很多话要说，但我们不能。我对他似乎注定是难于表达内心的。我们之间一切的一切只能潜在心里，并以密码的方式储藏。但愿他打开我的胸膛，可以从我那么古怪而丑陋的心上发现我所有爱的秘密，关于他的秘密，但愿他能看懂，能破译，但愿……

“走吧，肖叔。”

“好。”

我们走过一条长而笔直的甬道，屋顶是玻璃，地面是大理石，崭新得都能映出我们的倒影。甬道的尽头似乎是窗，早上强烈的光正直射进来，刺花了我的眼，让我顿生幻觉。我想，我们正走入一个未知的世界里去。突然，我意识到我那涨满的激情可能随我肉体的消逝而消逝，永远不为人知！我感到无法忍受的遗憾！我用力仰起了脸，好看清他。

他发觉了：“想说什么？”

“能……不让我睡吗？”

“不能。想知道什么？手术的过程？”

“什么都不想知道，我只想思考，回忆。”

“你有得是时间。”

他封死了口，不再准备回答问题。我别无所求，只期望麻醉来得迟一些，再多几次看到他，去追忆我的过去，那难于描述在过去，那羞于去想，却万分甜美的过去，那永远不能公之于众的过去……



妈妈不止一次对我说：你随时都可能死去，但死并不疼，就像天上飞的纸风筝，越升越高直到看不见地面……

我又变成了那只风筝，燕子形的，轻轻飘向天空——风筝美丽动人，凄婉无奈，犹如我的奇特命运……





王磊，一级导演。1957年生，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现在南开大学中文系文艺研究生班就读。曾著有电视连续剧本《海事法官》、《漂亮女孩》（改编）、《特勤中队》、《纸风箏》等，并有若干舞台演出作品。现任职于天津人民艺术剧院。



那是个寒冷的夜。我呼吸艰难，整个身体胀满而火热！一股扭曲的力量在我体内翻卷着，随时要爆裂开！胸口要裂开了，脑壳要裂开了，眼睛要蹦出来了！我视线里的一切都是血红的！我已经看不见妈妈，只听到她在叫我：“点点，抓住妈妈的手，用力呀！”

我用意念去抓，我知道，抓住她是我惟一生的希望。因为妈妈曾不止一次对我说过：“你随时都可能死去，但死并不疼，就像天上飞的纸风筝，越升越高直到看不见地面……”我想我正在通往死亡的路上，因为我抓不住妈妈的手，忍不住要飘起来！

那一年我八岁，我和肖叔相识了！

我们的初次见面应该是在梦里：我是一只风筝，飞速地向空中上升，但我感觉到我的引线被地面上的一个人扯着。我看不清他，只知道是个男人。他拼命地往下拉我，高空的风又使



劲把我往上拽，我被这两股力量拉扯着几乎碎裂了！还是他的力气大，他叫喊着，硬是把我拉回了地面……

我睁开眼时，他正看着我，是个医生，淡蓝色的衣帽，是我们孩子最害怕的那种。开始，我以为这不是真实的，只是梦的一部分，或是来接我的死神。但很快我就明白，这是医院，我被开过刀，刚刚从死亡的路上走回来。

“你真醒了？这么说你是个听话的孩子！”他的声音很好听，和梦里一样。

我眨了眨眼，表示应答，因为我没有力气点头。

他突然热烈地吻我：“谢谢你小宝贝！你救了我！知道我是谁吗？”

我记忆的闸门在打开，我似乎想起来，他就是梦里拉我回来的那个人。我重又眨眨眼。

他吃惊地望着我：“我是谁？我干了些什么？”

我追忆着：“我是一只风筝，想飘上天，可是屋顶把我挡住了，不让我走。我看见我躺在床上，有一群穿白衣服的人围着我，有一个人是你……”

那的确是一个清楚的梦，我轻巧的翅膀贴近屋顶时的冰凉还记忆犹新。床上的我胸口是敞开的，不住地滴血。

他惊骇地望着我，被我那和真实太过吻合的梦吓坏了！“你真是个小精灵！”他说着又开始吻我，额头不断碰着我的脸，让我冰冷的身体渐渐热了起来。我不懂他为什么这么做，不懂我究竟给他带来了什么好处，竟让他这样感激我，我很害怕，不知道这么做的是不是好人。但我觉得从来没有过的温暖，他是第一个，也是惟一能给我这种温暖的人，他给了我更多的奢望，让我开始永无休止地品味和期待……



我能活下来，是这所医院历史上一个惊人的奇迹！这奇迹是肖叔创造的。

妈妈把我送进医院的时候，我立刻就被判了死刑。我的心脏扫描图把儿科医生们吓坏了，他们谁都没有见过这么怪异和丑陋的心脏，他们恐惧到了恶心的地步，尽管我是个美丽的女孩子。

我本该在那天夜里死去，我罕见的畸形心脏是当时的医疗条件和技术无望矫正的，加上炎症引起的高烧，我已经奄奄一息。

那天夜里正是肖叔值班。本来他还没有资格在急诊值班，只是临时替代一位生病的医生，他毕业来心外科还不到一年。他被例行公事地召唤来给我会诊，在走廊里，他遇见了妈妈。我无法知道那是一次什么样的相遇，但的确是由于他们的相遇，他内心深处的一个机关被启动了，一种强烈的欲望拔地而起！他做出了一个使他终生自豪又痛悔的决定，他，这个连做助手资格都值得怀疑的住院医师为我做了一次带有探查意味的“姑息性减症手术”。

那是一次什么样的手术啊！我妈妈在我还存有一丝气息的时候，就认可了我的死亡！她的签字使这个原本艰难的“手术”变成了轻松的“解剖”，我成了一具只有十五公斤重的标本。

肖叔本来还对我的心脏充满浓厚的兴趣，但真见到它的时候，他退缩了！同扫描的图片相比，它要恐怖得多。他没敢碰它，只是将因炎症而粘连的大动脉做了分离和清理，那也是造成我紫绀征候的一部分原因，然后就仓促缝合起来。

没有人知道肖叔对这次手术的内心感受，他从未提起，我也不问，那是我们之间的一道屏障，谁都不忍心去洞穿它，情



愿让它挡在我们之间，直至永远。但我知道那是他灵魂的重负，是他生命中最为阴暗也最为瑰丽的部分。这一次性的疯狂的冒险导致他终生谨慎，以致对我心脏真正的矫正推迟了十六年之久，直到他成为一名权威的心外科专家，直到他两鬓生出了白发，额头刻上了深深的皱纹……



二

我神奇地活了下来，肖叔的名字因此而轰动了整个医院，但我的妈妈再也没有回来。由于她不能及时追加治疗费，在手术后的第八天，我被迫停止了用药。更让我难堪的是，我的手术费也是拖欠的。肖叔违背医院的财会制度，用自己的名字打了一张欠条，事情被追查出来，肖叔受到上级批评，无奈，他只好用自己的钱垫付了。

我知道妈妈的艰难，我们家没有钱，她为了筹集这笔钱一定在奔波。她自己也是个随时会倒下的人，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她躺在床上的次数要比我多得多。尽管如此，我还是埋怨她，她让我蒙受了屈辱，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我们在赖账。

肖叔对我的态度也在急剧改变，他没有再对我笑过，没有吻过我。每天早上他随儿科大夫一起机械地来看我，手那么重地触摸我的胸处，像是要把那道伤口豁开，我疼得直想大哭！可是我不敢，我必须忍住，我知道，我们给他带来了太多的麻烦。最让我难受的是他那种鄙夷的眼神，似乎我是个被警察抓住把柄的扒手。

开饭时，我最难熬。我会一直注视着门口直到探视时间结束，我只等着妈妈进来，证明我们不是坏人，或是把我接走。



然而，已经十天了，她还没有来，我心中升起了可怕的预感，莫非，她永远离开我了？

又到了中午开饭的时间，我及早蒙上被子装作睡了，我怕再次失望，还有，我怕别的妈妈可怜我的眼神，和那种怕我听见但又让我全部听见的有关我的议论。

探视快结束的时候，门发出了很大的响声，有点特殊，是妈妈！我猛然掀开了被子，肖叔走了进来。

他步子很大，脸色阴沉。我吓坏了，警觉地缩着脖子。他看着我，似有很多责备，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句。他环视了整个病房，那种充满亲情的气氛同我周围的寂寥有着天壤之别，加上我恳求的目光，他的面部松弛下来，声音很低地问我：“你吃饭了吗？”

“我不饿。”我策略地回答。

他尴尬了，望着光光的桌面，不知该如何是好。

邻床的妈妈递过来蛋糕和奶，说她们的孩子不喜欢吃。她那么同情地望着我：“这孩子实在太懂事了，做了这么大的手术没听到哭一声，跟前没有妈妈陪着，心里不定有多委屈！”她那种眼神无疑是在勾引我的眼泪。

我忍着，就是不让眼泪掉下来：“别哭！别让人家笑话我！”我咬着嘴唇，轻声回答她：“谢谢阿姨，我真的不饿。”

肖叔却接过了点心，开始一块块的往我嘴里塞。点心好吃极了，但他的动作频率太快，把我噎得恶心，几次要吐出来，呕得我伤口阵阵发痛。那位妈妈急忙托起我的头，给我喝了口奶，才让我彻底咽下去。我的眼泪终于被呛出来了。

很久，他都没有说话。但我知道他是想说的，我能猜到他想说什么。于是我回答了他想问的问题：“我妈妈会来的，她不是坏人，她病了。”

“你怎么知道？”



“她和我一样。”

他有些惊讶：“也是心脏？”

我没有回答，我只知道妈妈有病，但不知道是哪里。我低声乞求他：“你别恨她。”

他敷衍地摸摸我的头，一点都不温暖。又冷冰冰地问我：“你爸爸怎么不来？”

“我没有爸爸。”

他凝神望了我好一会儿，好像我是个怪物。这有什么奇怪的？从记事起，我就没有见过爸爸，我甚至觉得爸爸这东西本来就不该有。

“叫什么名字？对不起，我忘了。”他在填补他思路的空白。

“陈典。妈妈叫我点点。”

“妈妈说我活不长。”我又补充。

他没再说话，只望着杯子里的牛奶。结果杯子倾斜，奶洒了出来，融进他的膝盖里。我吓坏了，以为是我的错，我从来都是这样，把别人的错误归为自己。我努力欠起身，用手为他擦拭。他那么快地抓起我的手，不让我擦，像是有些反感。然后，他起身走了。

他没有向我提起钱的事，但这只是暂时的。我不知道以后怎么办？妈妈到底出了什么事？如果妈妈再不来，医院该怎么处置我？我整夜胡思乱想，越来越害怕，隐约感到未来的命运要比我的病严酷得多。



三

两天过去了，肖叔没有来看我，但我的治疗恢复了，肖叔又一次替我垫付了费用。第三天，他出现了。

这是个星期一，林阿姨在给我们换衣服。她是对我最好的护士，也是最漂亮的。我脱了上衣，还没来得及换上，半个身体是光光的，他一进来，我就胡乱地拉过衣服挡住了自己的身体。结果，引得护士们一阵发笑。

“给她穿上鞋，我们出去走走。”他说。

林阿姨把我抱到地上，又披上了一件棉衣，把我领到他面前。他根本不看我，率先出了病房的门。

这是我住院以来第一次走出病房，阳光亮得刺眼。我的身体很轻，脚似乎贴不到地面，像是在飘。

肖叔没有穿白衣，因而我看到了他的腿，那么长，几步就把我落下好远。他回头等着我，我本能地想跑着跟上，但是我跑不起来。

这是个花园，比起真正的公园来一点都不差。阳光热极了，晒在身上发出一股腥味，给人懒散无力的感觉。他把我抱上长椅，让我坐在他身边，之后，就望着远处沉默。我知道他



是有话要对我说的，我急于知道，但是我不能催他，只能耐心地等。很久，他回头看着我，把我掉下来的一缕头发送回该去的地方。

我对他笑了，是故意的，为讨他喜欢：“谢谢大夫。”我说，为他给我再次付钱。

他没有表情：“叫叔叔。”

我重又叫他，按照他的意思，并再一次对他笑。我看见他的眉心拧了一下，这拧痛了我的心，我想，我的笑一定很难看，于是我充满歉意。

他看穿了我的所有心思，责备我：“以后高兴笑再笑，不高兴不要为难自己。”

“妈让我多笑，她说这样人家才会喜欢我。”我向他解释。

他重又认真地看我，像是哪里很疼的样子。他拉住我的手，把我的手放在他的大手心里缓缓地搓磨。“叔叔……要走了。”

我的心抖动了一下，像是被什么东西推了一下，我不知他的“走”指哪里，但看上去很远，不容易回来。他感觉到了我的心思，脸色好看了一些：“我要到美国去工作，那里新知识多，我会找到一个……一个彻底治好你的病的办法……”

我立刻觉得冷。不管人们怎么议论，说他把我当作出国的跳板和护照，说他在用我的生命赌输赢，我都不以为那是真的，他救了我，我只相信这一点，我已经视他为依靠。想到他的远离，我立刻感到孤独，阳光似乎被收回了，空气阴暗、寒冷，我忍不住用手抱住自己的双肩。

“你不高兴了？”他问我。

“我想你。”我脱口而出。

他意外地望着我，继而，伸出长臂圈住我整个身体，很硬的手指握住我的腿，把我往他的身上拢去，直到和他贴紧！他



的手还在用力按压着我的腿，以至让我感到疼痛，我想，如果可能，他会把我嵌进他的身体里去！我老实地假在他的臂下，一动不动，虽然这姿势有点别扭，但我还是希望和他的贴近再延长一些。

很久，他问我：“你怎么不问问你的妈妈？”

我警觉了，抬起头仰望他。然而，他避开了我，朝向另一边。我的可怕的预感卷土重来，我试探着，谨慎地向他暗示：“小时候，妈妈说过，妈妈是不会离开我的，但是如果妈妈有几天不见了，那就是永远不回来了……”我望着他，等他否认！

他一下子把我托起放在他的腿上，那么紧地抱住我，让我很难透气！随着他对我的挤压，我等候的恐惧也涌上了喉咙！我固执地盯着他问：“不回来了？”

他用亲吻覆盖了我整个的脸，胡乱揉搓着我，用气息说：“你要坚强！”

天塌下来了！没有哪种力量可以阻挡这种恐惧，这恐惧足以摧毁我那不足三十斤体重的身体。我不再抗争了，放松着任凭他对我的挤压。

他企图看见我的脸，我却拼命地躲避他，我怕被他看到精神的崩溃，这是比死还可怕的。我挣脱着，从他温暖的腿上溜下来，爬到椅子的尽头，始终用背对着他。我听见他站起来，他的声音在我的后脑盘旋着：“想哭就哭，别压抑自己。”

我点点头。

“你真乖！”他的声音充满奖励。

但是，这能改变什么？我注定没有家了，死亡如同我的影子，一步不离开我，而且，我还能在医院呆多久？出去之后又去哪儿？我感觉我是一只那么小的船，在看不见岸的大海上被雷雨围攻，我会随时被吃掉！我始终把肖叔看作是我的岸，但